

怀念战友

大丰/张汉林

1941年2月21日,苏中区西团镇的早晨。浅水边芦苇上凝结的薄霜透着初春的寒意,汽艇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刺破了古镇的宁静。三艘日军汽艇突袭了刚从东台县广盈仓转移至城北西团镇龙王庙的新四军第一师后方医院。正在龙王庙东董家祠养病的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黄桥烧饼歌》词作者李增援,带领轻伤员为掩护重伤员撤退而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后来,李增援的战友,长篇小说《红日》作者、著名作家吴强在《新四军文艺活动回忆》中写道:

李增援有艺术才华,工作泼辣,踏实,生活朴素,吃得苦,耐得劳;在同志们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叫他“团结兄”。令人悲痛万分的是,他因病住在海滨后方医院,1941年春,突遭日寇袭击,他和几位一同养病的同志,不幸遇难牺牲。

吴强和李增援最初相识于皖南新四军政治部,一个在政治部宣教部,一个在政治部战地服务团。

1938年8月的一天,一个满头大汗衣衫湿透的青年,风尘仆仆地来到皖南歙县岩寺要求报名参加新四军,他便是28岁的上海左联作家吴强。他脱下长衫,穿上一身灰布军装,佩戴“抗敌”臂章,担任政治部宣教部文艺干事,主要联系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参与戏剧活动,对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抗敌报》副刊《抗敌剧场》主编李增援有了接触和了解。李增援先后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他和凌子风等首届剧专同学的名字曾被载入《中国戏剧史》。1937年12月,他在武汉经著名作家杜宣介绍参加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和少数几名党员之一,是战地服务团戏剧组、剧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创作了在抗战文艺史上很多有影响的话剧,《盲哑恨》《红鼻子参军》,还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话剧通史》。

一次,吴强观看战地服务团戏剧组演出《送郎上前线》,这是由李增援等根据山西民歌《送情郎》小调重新填词编创的一部小戏。演出中,观众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把舞台掀动起来。“不禁大为惊讶”,吴强回忆说。

受《送郎上前线》影响,吴强创作热情很高,在李增援积极鼓励下,一直写小说而从未写过剧本的吴强开始了戏剧创作。

1941年,吴强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东台县小海区沈灶丁家尖(今属大丰区)工作和战斗过。他执笔和战地服务团的徐平羽、林琳、王于畊共同创作了三幕话剧《丁赞亭》。

新四军军长叶挺亲率新四军将士收复皖南泾县,其中八次保卫繁昌的英勇战斗可歌可泣。军部决定战地服务团创作一部三幕大戏《繁昌之战》,由李增援、吴强、王于畊联合编剧。李增援自告奋勇自己执笔,最后由吴强负责统稿。

1940年元旦,繁昌战役大捷和军民联欢大会在泾县云岭军部大礼堂陈氏宗祠举行,首演大型话剧《繁昌之战》。李增援、吴强都在剧中担任角色,分别扮演保长和上场不多的铁匠。《中国话剧通史》记载,“服务团在战役后很快编演了三幕话剧《繁昌之战》(李增援、吴强、王于畊作),一方面扩大影响,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又传播了打大仗的军事知识,成为一出经常演出的剧目”。吴强又参加了陈白尘的四幕讽刺喜剧《魔窟》的演出,他还与李增援、邵惟(著名戏剧家,后任华中鲁艺戏剧系教授)合作,首导夏衍的四幕大戏《一年间》获得成功。

吴强一直没有忘记李增援对他戏剧创作的影响,他在《忆新四军的话剧活动》中再次浓墨重彩地追忆了这位亲密战友。

清明节·缅怀

血脉里的思念

滨海/王阅读

又到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我们兄妹已有一两年没有聚齐,本该有好多家长里短要说,可由于疫情的缘故,只能相互微信电话联系,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对曾经含辛茹苦培养我们成人的父母,还有为我们遮风挡雨的老屋留给我们的回忆,而我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们家共有兄妹九人,人多劳力少,父母常年患病,主要靠父亲染织丝线和母亲裁缝手艺维持生计,起初还能勉强过日子,后来随着我和弟弟妹妹的出生,又逢自然灾害,日子就变得更艰难了。大哥、二哥不得不过早自立门户讨生活,大姐未到婚嫁年龄就远嫁他乡。为了减少家里口粮负担,父亲带着三哥和二姐外出逃荒谋生。我从小体弱多病,加之营养不良,抵抗力更差,父亲临走前还叮嘱母亲,再难每天也要借些米熬粥喂养我。就这样,父亲和三哥二姐外出讨生活,从春到冬近一年时间在举目无亲的山东拾山羊晒成山羊干,用木轱辘平车徒步走了不知多少天多少夜才回到家。

我六七岁时,连续生了两场重病,现在来说,算不得不治之症,用些抗生素就会痊愈。可在缺医少药又缺钱的当年几乎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第二次生病时家里已经不再抱希望了,准备从公社医院抬回家放弃治疗,是三哥坚持要送到县城医院作最后努力,母亲把省吃俭用积攒多年准备盖间锅屋的50元钱拿了出来。过去交通不发达,左邻右舍也来帮忙,硬是用床板把我抬到离家三十里远的县城医院,经过鬼门关三天两夜,我才活了下来。

20世纪60年代,想上学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同父异母的大哥二哥大姐都没上过学,能说会道的二姐为了带我们几个小的,一天学都没上过,三哥读到小学,四哥读到初中,弟弟妹妹为了我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是全家人的付出,特别是兄弟姐妹们牺牲自己学习的机会成全我读完高中。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问过三哥,为什么都放弃读书让我一个人读高中,三哥笑着说:“兄弟姐妹几个就你最能念书。”其实,我心里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是他们照顾我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多识几个字日后好讨生活才做出如此选择的。

人世间有一种不能复制的东西是时间,时间里有一种不能复制的东西是生命,但时间和生命虽不能延伸长度但可以延展宽度,而人世间一旦失去就可能永远失去,无法延长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又少了三人,大姐和二哥几年前相继辞世,大哥八十有六,重病躺在医院,靠药物维持最后的时光。

时光在生命里是减法,亲情在生命里是加法。回味人生过往,感慨生命短暂而脆弱,其实我们不应贪图太多,当你儿孙满堂时,还能有父母唠叨、兄妹串门就足够了,这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

清明节前写下这些文字,愿我们且行且珍惜。

母亲不顾车流,陡然间跑了过去,把小板凳拾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控制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然后对我说:“这,这个小板凳,是你父亲做的。”

路边的小板凳

亭湖/程立祥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大哭了一场。

起初的十几天里,母亲就坐在院子里,默默地看着门口。

有的时候,在夜里,我也能听到隔壁房间的抽泣之声,我知道,那是母亲的,毕竟父亲去世时正值壮年,留下孤儿寡母面对世态炎凉,还有一些看病的债务需要偿还。

后来,母亲没有哭过。原本,她就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让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发誓,要完成自己的学业!而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田地里。

我勤奋读书,母亲勤奋种田;我收获奖状,她收获庄稼;我不断成长,她不断衰老。

我谈了一个女朋友,知书达理,筹备结婚的那段时间,我把母亲接到了身边。

那一天,去买婚宴的物品,走在大街上,母亲停住了脚,眼睛紧紧盯住对面路边,我顺眼望去,那是一只被人遗弃的有点破损的小板凳。

母亲不顾车流,陡然间跑了过去,把小板凳拾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控制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然后对我说:“这,这个小板凳,是你父亲做的。”

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认为母亲一定是老眼昏花。农闲的时候,父亲学了木匠手艺,自认为手艺粗糙,仅做小板凳,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做好的小板凳拿到集市上卖,赚些零花钱。父亲会在小板凳的背面做一个标记,刻上一个“正”字,一是因为他的名字叫程正桂,里面有个“正”字,二是因为他认为做人就是要行得“正”。

我慢慢地翻开小板凳,果然,上面刻有一个“正”字,虽然历经多年风雨满是沧桑,但我能肯定,这的确是父亲的手艺!真的没有想到,多年之后,隔着一一条街,母亲依然能够一眼认出,这,是我父亲做的小板凳。

我随即明白,母亲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思念,一直压抑了很多年,很多年!冥冥之中,命运神奇不已,母亲认得父亲的手艺,恰巧遇见,满腹的悲伤在情感的火山口迸发而出,使她不顾大街上的人群,泪眼婆娑、痛哭不已……